



■焦媛。余秋婷攝

女性看女性

是幸福新娘 也是寂寞剩女

「女人，你的名字是……」近年來，社會在女人身上貼上形形色色的標籤，「宅女」、「中女」、「剩女」、「腐女」、「敗女」……仔細審視，不難發現這些形容詞多多少少都與愛情、婚姻有關。有人認為這些形容詞是男性自卑心理的投射，吃不到的葡萄就是酸的嘛！

要探討這一個話題，製作女性實驗劇場的焦媛當然是好人選，最近忙得不可開交的她同時排練《六月新娘》和《中女解毒》兩套話劇，是幸福新娘，也是寂寞剩女，她又如何看兩性關係？

文：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余秋婷 圖：受訪者提供

尋找伴侶間的共同快樂

焦媛認為男女之間的角力很大，女性埋怨男性不討歡心，而男性又覺得女性太強，所以男女之間互相指罵。她認為兩性關係中，女性有點強求。「現在的女性對愛情比較執著，她們會期待另一半把所有事情也拿出來商討、分享，如果她們不知道另一半發生什麼事，現代的女性會沒有安全感。」

《六月新娘》雖是改編自張愛玲的故事，時代背景在三十年代，骨子裡卻是一套現代愛情劇，把港男港女的個性放入其中，引起大家共鳴。故事講述對婚姻充滿憧憬的汪丹林（焦媛飾），被不務正業的父親安排由美國回港，跟青梅竹馬的未婚夫董季方（黃嘉威飾）結婚，但為人寡斷的季方對二人婚禮表現冷淡，又與酒廊歌手白錦來往甚密，引起丹林重重誤會。

女主角有着港女的影子，焦媛也認為這個角色與自己有相似之處。「相比《中女解毒》，《六月新娘》的心境會比較接近自己，當我拍拖時，我期望身旁的伴侶會與我分享一切。因為男性會覺得不說出口是不想讓女性擔心，但女性會覺得要分享所有，很想了解男性發生了甚麼事，男女之間非常不一樣。」問及她與男朋友高志森導演的關係，焦媛也坦言《六月新娘》中的男女關係很像他們二人。「高先生也是一個事業型男性，雖然我也是事業型，但畢竟我是一個女性，他在工作上面對任何問題也不會讓我分憂。曾經他遇上過事業危機，經常情緒低落，但他不告訴我，也在我面前假裝沒有事發生。但女人敏銳的直覺又知道他有心事，而且不簡單的，反

而令自己有更多憂心。」她認為現代的男女要找到與伴侶共同的相處方式，好讓大家都感覺到走在一起是很舒服的。焦媛與男朋友也有自己的生活方式，二人的話題總是離不開工作。有時大家一同看完電影，吃飯的時候，大家會說說自己對該電影的感受，就已經是一個很開心的約會。又有時候，大家早上排練，晚上吃飯的時候，又會談起排練的事，別人眼中可能覺得很辛苦，拍拖也離不開工作，但他們二人卻樂在其中。

婚姻不過一張紙

婚紗讓女性充滿幻想，焦媛在《六月新娘》的演出中也要披上嫁衣，不過她卻沒有半點興奮。「對普通女性，不是做演藝行業的女性來說，婚紗一定會有不一樣的感覺，但奈何對我而言卻沒有什麼感覺，以前也為婚紗店拍攝照片，我想工作的時候穿婚紗與真正結婚時穿一定很不一樣的，拍照的時候，大熱天時，又要化妝，又要穿着婚紗，已經沒有應該要有的開心。」

記得上一次她在舞台上穿上嫁衣，是飾演阮玲玉，身上一襲婚紗甚有三十年代的風味，這次《六月新娘》中，她則披上時尚婚紗。對於婚姻，這位前衛女性又有什麼想法？焦媛回應：「……唔……應該說我二十多的時候就會有憧憬要結婚，我想廿五、六歲的女仔都會很有衝動，很想結婚，但現在過了三十歲的我又沒有從前那麼憧憬。」

焦媛又認為：「其實婚姻只是一張紙，除非你把它與金錢掛鉤，與遺產掛鉤。如果對方是愛你，也不用那一張紙，也會與你一生一世；如果對方是不

愛你的，有那一張紙也可以立即離婚。那一張紙並不是真的代表了愛情。」她覺得婚姻不是什麼，更重要的反而是要活在當下，大家都感到幸福、快樂才是最重要。不過她也不忘補充：「如果我真的要有小朋友的時候，我就要結婚，因為對小朋友是一個責任，是一個交代。」

焦媛認為兩性關係其實很簡單，只要找到你的生活方式，不論男女，只要找到一個自己開心、舒服的生活方式就已經很足夠，「不論你是否結婚又好，同居又好，未婚媽媽也好，都可以很幸福，只要不傷害任何人，同時你又享受這種生活方式。」女性不需要把婚姻看成自己的枷鎖。

不怕標籤 不互攻擊

《中女解毒》是以多段不同形式的自白、舞蹈、歌唱等去展示中女心聲，以樂觀、積極的態度去接受「剩女」稱號。現正於開始排練的階段，演員之間有時會討論話劇的內容和議題，把自己的想法、經驗放入話劇中，前兩天排練的其中一場就是中女們在吃飯，她們使用日本新產品「陪食DVD」，就是播放DVD，電視機中就會有一個美男子陪她們吃飯。焦媛也驚訝現代的女性原來那麼寂寞，同時這一群女性又要面對很多社會標籤，不斷受到貶低。

回想以前曾經扮演的眾多女性角色，焦媛感受最深的就是阮玲玉，在這個角色身上，她深深感到「人言可畏」。她也曾經演出《蝴蝶春情》等大膽的劇目，但傳媒往往只聚焦於演出中的野性出格表現，令到她自己也被貼上標籤。「其實我覺得大家很介意社會如何標籤你，



■《六月新娘》



■《中女解毒》

以及周圍的人如何看待你，這是我們最不应该有的。想一想，《中女》、《港女》等稱號全是社會給予的，如果放開介懷，我們的生活會快樂得多。」她又指出：「現在有一個現象就是男女互相攻擊，把女性標籤為『中女』、『剩女』、『腐女』……但其實互相攻擊是沒有意思，沒有男人，不會有女人，沒有女人，也不會有男人，男女之間是要共存的。」



■《蝴蝶春情》劇照

《六月新娘》

時間：7月28至29日、8月5日
晚上8點15分
7月30至31日、8月6日
下午2點30分、5點
8月7日 下午2點30分
8月13日 晚上7點30分
9點45分（優惠夜場）
8月14日
晚上8點30分（Ladies' Night）

《中女解毒》

時間：8月11至12日 晚上8點15分
8月13日 下午2點15分 4點30分
8月14日 下午2點30分 5點
地點：上環文娛中心劇院
查詢：2734 9009/6377 7240

愛演戲，也愛歌唱——抒情女高音艾德曼

一年半前，一位歌劇博客這樣寫：「你認識德國抒情女高音莫卡·艾德曼（Mojca Erdmann）嗎？這刻不認識的話，我擔保你不消幾年便認識了。」艾德曼的冒起，有點兒像拉脫維亞女中音嘉蘭莎（Elīna Garanča）。兩人都生於音樂家庭，都在薩爾斯堡莫扎特節擔任年輕的女主角而備受矚目，然後被大唱片公司簽約，事業扶搖直上。還有，兩人也是公認的美女。

艾德曼出生於德國漢堡，爸爸是長笛手兼作曲家，所以她很小就開始學音樂。「不錯，音樂家像是我與生俱來的職業，我沒有想過其他可能。自小家中就充滿着音樂，走音樂家的路也變得自然，我也沒有想過能做什么其他甚麼！」艾德曼在訪問中述說她的音樂童年：3歲學長笛，再加入合唱團，6歲學小提琴，但始終最愛唱歌，長時間在漢堡的合唱團中浸淫。她認為，現在能成為多才多藝的歌唱家，她的家庭功不可沒。

2006年，她在薩爾茨堡莫扎特節擔任莫扎特《薩依德》（Zaide）努力追尋愛情的主角，一鳴驚人。之後接手的，就是演唱海頓的歌劇。今年她將會在紐約大都會歌劇院首次登台，演的是華格納《齊格飛特》的一名女主角和莫扎特《費加羅的婚禮》中的新娘子蘇珊娜。「我在那華格納歌劇中所演的，只是一隻雲雀哪，不等於我就是一位華格納女高音了。反而，演唱當代作曲家的音樂，才是我的一項專長。」艾德曼在2010年演唱了德國作曲大師黎姆（Wolfgang Rilm）的歌劇《迪奧尼修斯》，擔任女主角，令艾德曼備受矚目。「由於爸爸是個作曲家，所以我能接受更多新聲音。」而除了黎姆、

華格納和莫扎特，她亦會演貝爾格的《露露》和理查·史特勞斯的《玫瑰騎士》中的蘇菲，她的履歷表可算是相當充實，演唱不同類型的歌劇得心應手。

不過，艾德曼對莫扎特音樂的熱情，卻始終沒有減退。「我覺得莫扎特筆下的女角色，都很令人着迷。」她善於以她的演技和歌聲感染觀眾，是少有的演、唱皆精的歌手。「我愛唱歌，也愛在台上做戲。莫扎特的情感，算不上深藏不露，但是要把情感發揮，我花很多時間在腦中琢磨，究竟這位女主角當時想的是什麼。」

就連藝術歌曲，她也會這樣做。艾德曼涉獵不少藝術歌曲，與歌劇音樂不同的，是藝術歌曲未必有很強的故事性，但樂曲卻帶有着強烈的張力。「我會想像歌中的人物，把每句歌詞都設定場景，在演唱的時候，我會在腦海中掀起一幕一幕的場景。我集中精神，就是希望聽歌的人也能感受到我腦海中的畫面。」這種做法，聽起來有點新鮮。艾德曼反駁說：「其實都不是什麼新鮮，畢竟唱歌的人就是想將情感直接注入聽眾的心坎裡。」目的一樣，只是手法不同而已。

艾德曼與馬勒室樂團在萊比錫馬勒節演出，這個節紀念馬勒逝世一百周年，邀請了世界幾個大樂團，一口氣在五月下旬演了馬勒全部交響曲，演出還在網上直播。

■莫卡·艾德曼（Mojca Erdmann）。Felix Broede攝，Deutsche Grammophon提供。



緊接着的，就是馬勒室樂團巡迴亞太區，演奏與馬勒節完全一樣的曲目。「我很喜歡馬勒的音樂：只可惜寫給女高音的音樂並不多。樂曲變化多端，永遠是對唱歌者的考驗。」艾德曼說。馬勒室樂團以年輕著稱，這正好適合馬勒的音樂。「這次我們唱了馬勒年輕的音樂，關於青年的種種，亦因而帶着強烈的衝動和情感。」

樂團年輕，亦與艾德曼合拍。「這個樂團敏感度很高，對音樂有很敏銳的回應。這是唯一一隊樂團我能聽到真正的弱音，具質感，而又非常弱的弱音。這需要極靈巧的工夫，但他們就是做得到。」

不論是歌劇還是藝術歌曲，總有令艾德曼着迷的地方。「你說我是多變的歌手，是的，因為我就是愛唱歌、愛演戲，而音樂就是充滿驚奇，對不？」

註：艾德曼與馬勒室樂團今年6月5日曾到香港演出。
文：胡銘堯（音樂人）